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三

讀春秋七

定公

名宋襄公弟謚法安民大憲曰定

元年春王

獨不書正者昭公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今年六月方立時無國君正朔無所承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載諸侯城成周宋不受功也先儒執人於天子之側罪反大於不受功者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木訥曰昭公死於乾侯九六月而後喪至喪至六日而後定

公立存沒之命皆制於季氏定公襄之子昭之弟季氏廢昭公之世子衍及務人而立之宜其久而不決也昭公八月而葬其故可知矣愚按左氏載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為司寇始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立煬宮

岷隱曰甚矣小人之誣也昭公之出也以宋公之薨叔孫之卒歸之天及昭公之薨也季氏大雩以為媚立煬宮以為報蓋昔者昭公之逐季氏兩嘗大雩而不克濟季氏嘗致禱于煬公故小人得藉口以求媚而致報焉愚按岷隱之說雩雖祈雨古禮春秋世變往往非時而雩或者轉而為祈福之祀歟若今季氏之雩又類淫祀神之所吐名雖雩而實則非矣木訥曰小人為惡內有不安則詭鬼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夫地所不容何有於煬公伯禽之子自煬至昭二十二世

矣神靈何在季氏疑得罪於周公伯禽故為之祀其子所謂媚龜者也宗廟有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制今又立煬宮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愚意季氏果以私禱而立煬宮未必增附羣公昭穆之廟或者武宮煬宮皆非禮創立亦同淫祀耳各雖煬而實亦非矣

冬十月墮霜殺菽

記災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者闕也門其主闕其飾皆天子之制而魯僭之天六日災

秋楚人伐吳

傳載吳誘楚致師而敗之克集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嘗而不知其僭也天既災之又新作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伊川曰晉以季氏上不告天子下不告方伯而私立公故辭其朝愚恐待晉之過厚也不獨晉無此意當世亦未嘗有此說也夾添曰晉以昭公之子已長而定公不應立且朝事有猶故辭公愚謂此以其事而度之也岷隱曰晉之不仁甚矣昭公屢如晉不得入故有季氏之難定公新立至河而復不得入使定何以自立於魯乎愚謂此以其義而責之也木訥曰晉以魯權在季氏得公之朝不若得大夫之聘故寧受却昭公定公即位非不知之徒以三年一朝之禮不可不講魯果卻公故終定公之世不復如晉者懲此之辱也定公之為人知恥於昭公遠矣愚謂此以其情而察之也合此三說其

理乃備而伊川之陳理尤高亦所當知

二月辛卯邾子貜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傳載其好察以夷射姑於子廷命執之不得怒而墮燼炭死

蓋立三十有二年以好潔而褊急自殞

註云六月而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汶

左氏謂修舊好也先儒謂邾隱新立居喪而出盟非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陳惠公得國於已滅之餘幸晉楚交病立二十二年無事而

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頊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夏

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

侯盟于臯鼬由又

左氏載楚子常求蔡昭侯一佩不得拘之三年既獻佩得歸如晉請伐楚故晉爲是會以侵楚沈者楚之與國既滅而復封蔡憾楚故滅而殺之蓋遷怒也盟于臯鼬即會于召陵之諸侯前日後凡故不再序戴岷隱曰自鄢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一旦有召陵之後六七十年間無此舉也天子之老元戎啓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者僅侵楚而退自相盟于臯鼬當是時楚有可亡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乘其後而收入郢之功傾天下之勢折而入於吳中國之霸於是絕矣悲夫趙木訥曰威文以還會盟侵伐未有如此之衆且盛者晉定公非健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昭昏庸四鄰不親諸侯叛之於內吳議之於外故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一舉而清南服誠反掌矣然晉政已移於六卿晉定

公直一隅人六卿懼公勝楚而歸功冠五伯而權不及已故乞賂以離蔡假髦以賤鄭用散諸侯之心以墮其君之功而固其私至以十八國之衆纔侵楚而已齊威以八國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倍於威五倍於文纔一侵而退定公蓋制於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於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長其機實失於此胡康侯曰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木訥又曰昭公庸懦權出季氏未嘗得一會諸侯今臯鼬之盟定公得預聖人特書公及諸侯幸晉侯之復舊行及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

杞悼公立十二年卒

六月葬陳惠公

陳懷公以劉文公之命襄經從戎及役而後葬
許遷于容城

高氏集註曰至是四遷微弱可知
秋七月公至自會

至自召陵之會

劉卷卒

註即劉蚡蓋文公也獻公之子定敬王伐楚不竟而卒蓋公
忠者也

葬祀悼公

卒於行役以喪歸葬

楚人圍蔡

為其滅沈而報之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木訥曰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故忌其成功晉伐鮮

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績註

鮮虞中山也

葬劉文公

集註謂魯往葬之而書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

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晉合十八國不能救蔡蔡求於吳而吳救之大敗囊瓦之師

而囊瓦奔囊瓦即子常也已而入郢鞭平王之尸無禮備至

蓋又子胥用於吳為父伍奢執私仇也申包胥初與子胥言

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至是乞師於秦七晝夜哭不絕聲秦

師乃出岷隱曰楚陵犯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假手於吳

國幾亡然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公羊作正月集註曰正月亦辛亥朔

夏歸粟于蔡

杜氏註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趙氏曰歸粟于蔡懼吳也十八國諸侯不能救蔡而吳救之蔡圍既解魯南逼於吳以徐為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於吳吳兵一出直指魯郊此魯不得不賑蔡以悅於吳也不然蔡無一日之好於魯魯何乃踰宋陳二國輸粟以餽之高氏集註曰魯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蔡與吳為援而敗楚故魯畏而賂之也於越入吳

杜氏註於發聲也范甯註於越夷言也劉氏曰於越其自稱也高郵孫氏曰越見於經凡六其三在昭公時皆稱越其二在定公時其一在哀公時皆稱於越蓋越有數種有東越南

越閩越甌越木訥趙氏曰於越從其國之稱如於餘丘之類是也先師嘗以於為發語聲者為是蓋前說雖知越有數種不知孰為於越也先是昭二十年吳嘗伐越以賈怒故今吳入楚而越亦乘虛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此季平子逐昭公者也九例之說以書卒為盛事因謂定公以上卿葬之書卒以罪定公意謂死則書卒魯諸卿皆然意如之惡於逐君自見未必於書卒有褒貶且自昔君有明昏未嘗不書崩書薨士大夫有賢不肖未嘗不書卒此乃其常

爾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叔孫婁之子叔孫成子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木訥曰士鞅前日伐鮮虞今復圍之鞅欲立功鮮虞何罪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隱十一年
鄭莊公嘗滅許其後得復凡四遷以避鄭常依楚自存今鄭
獻公復乘楚之亂而滅之甚矣鄭之不仁也哀公元年許復
從楚圍蔡則楚又復之數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載周僖嗣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作亂鄭伐周六邑晉
於是成周公之侵鄭為晉討也止齊曰自宣公季年九伐不
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書公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
犯陽虎之專歟木訥曰魯自舍中軍之後三軍皆隸三家公
無一旅之衆今意如死定公粗有立復自將而一侵鄭其後
侵齊會晉圍城皆以師行收兵之原蓋始於此愚合二說觀
之則魯君之無兵三家之專也曾君之將有兵陪臣又強而

三家不得專也其暫復兵權正其下陵上替魯之變愈降爾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者季孫意如之子相子也何忌者孟孫纘之子懿子也傳
稱斯之如晉為不厭鄭係何忌之如晉為陽虎強之往報夫人
之幣也岷隱謂孟孟不相下同倫相介意林謂二子為陽虎
脅請於霸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犁

傳載祈犁賂趙簡子楊楮六十范獻子忌而執之

冬城中城

木訥曰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懼有齊警故城中城備齊
也中城在海州海州齊境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鄭

齊取魯鄆以處昭公今魯圍鄆欲取之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景乘鄭之怨晉而攬鄭與盟又乘衛欲叛晉為執其行人侵衛假求平之迹而竊與衛明時景公即位幾五十年歷晉平晉昭晉頃未嘗敢出爭諸侯今見晉定庸弱六卿擅政而老年妄作凡再盟而得二國適開禍端尔止齊曰此相盟也諸侯無主盟矣故石門始相盟志諸侯之合鹹再相盟志諸侯之判蓋石門之後鹹之前皆有盟主非參盟則同盟無兩君相盟者也

大雩

旱祭

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

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

晉故齊伐之然則齊不自量欲諸侯前日之事晉者皆事齊以繼伯業也

九月大雩

一時而再雩趙氏以為瀆

冬十月

書備四時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註曰報前年侵我西鄙未得志再侵木訥曰非苟報西鄙之伐亦以鄆之在齊也然今日侵齊明日侵齊何益哉深其怨而已

曹伯露卒

高氏集註曰此曹靖公也自曹悼公卒其弟聲公野立五年

而其弟通弒聲公代立隱公立四年而弟靈又弒隱公代立
是為靖公幸保首領餘皆略不書靖公子陽立遂為宋所滅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齊報公之
再侵晉師救我而公會之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陳懷公立四年卒此陳再復國之第二世也能聽逢滑之諫
不從吳子之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鄭衛叛晉從齊故也木訥曰臯鼫一盟之後晉不能一出而
主諸侯及齊乘隙盟鄭與衛晉方以兵爭故雖受兵而叛晉
益堅冬又為曲濮之盟不事晉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

曹五月而葬陳三月

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魯事晉焉
晉侵衛衛鄭叛晉益取事齊之盟然齊未必能為謀主特諸
侯散而私相歆耳

從祀先公

公穀及左傳註皆曰從者順也謂文公躋僖公於閔公之上
為逆祀至陽虎為政改而順之諸儒多從其說惟馮山曰昭
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蓋季氏逐昭公公薨于乾侯及歸
葬又絕其兆域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則其主雖又
未得從昭穆而祭宜矣及季孫意如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
孫斯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
國人此惟胡康侯趙木訥從其說二說未知孰是然馮山之
說不必改從為順公穀之說不獨改字於事情亦遠若杜注
特述公穀者耳

盜竊金玉大弓

左氏載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申如公宮取金玉大弓入蒞陽關以叛穀梁謂金玉者封圭也夫弓者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者也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杜預註盜謂陽虎家臣賤故曰盜金玉夏后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鄭獻公立十三年卒嘗黨僖公以伐周邑罪人也

得金玉大弓

公羊曰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崔氏曰不索而獲曰得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欲伐晉而次者疑也或曰謀魯也張氏曰晉大國未可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趙氏曰景公必脅區區之衛以干大國亦見其非所以謀霸安圖而已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秦哀立三十六年救楚吳歷晉三霸不犯中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平者乎其前日侵伐之怨也既平而會以礼相尚也左氏載是會也孔子相却來夷辭野享齊人謝過歸其侵疆

晉趙鞅帥師圍衛

以其前日亦齊師次于五氏而圍之也晉得其勇士涉佗執之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殺涉佗衛之役齊於是愈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鄆齊所敗以居昭公者也。謹陽虎所挾以入齊者也。龜陰則龜山之陰也。三田皆魯之有而齊所侵齊既與魯平而歸之也。左氏謂孔子却萊夷所致葉石林云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所不為而謂孔子為之乎。晦庵先生亦嘗力辯此事為附會。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也。州仇叔孫武叔也。何忌孟懿子也。傳載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猶管固諫公若為郕宰武叔既立遂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既殺之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不克秋復圍郕不克賴郕工師駟赤以計給侯犯以地易於齊侯犯奔齊齊乃致郕愚按郕叔孫邑費季氏邑成孟氏邑皆自封植於魯而其邑皆叛之昭十三年費叛至是郕叛明年

成叛出乎爾者反乎爾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傳載宋公使大心往盟晉而逆樂祈之喪偽辭以疾樂祈之

子請其將亂而見逐宋公入奪公子地之馬以予向魍地扶

魍而奪之公弟辰使地出竟以為君禮於是皆奔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集註曰三國皆叛晉而會此蓋結謀也

叔孫州仇如齊

州仇叔孫武叔也侯犯以其郕邑奔齊而齊歸之故往致謝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強古侯反

宋公嬖魍奪公子地與公弟辰先使公子地出境而辰為之

請公弗止地乃奔辰曰是我廷吾兄也乃及其二大夫亦出

奔宋景以一向魍而失二弟二大夫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區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曰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區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
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崔氏曰平六年伐鄭之怨既平然後泣盟趙氏曰自魯親晉
而鄭附齊故為晉侵鄭今魯與齊平而鄭睦於齊故為齊平
鄭魯雖反覆齊晉之間然能塞怨室忿平齊平鄭以成鄰國
之好蓋亦休焉注還叔謂曾孫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薛襄公立十三年卒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左傳載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

衛公子孟彊帥師伐曹

彊注反

高氏集註曰諸侯叛晉而齊不能一之故衛伐曹木訥曰霸
主不作小國相侵曹與衛何憾二年之間凡再伐曹其後宋
出而乘之哀八年宋人入曹以備歸衛實啓之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氏載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
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
子奔齊遂墮費

秋大雩

旱祭之備者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杜氏註盟結叛晉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記災

公至自黃

與齊侯會畢而歸

十有一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氏載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比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張氏洽曰墮三都毀其所恃以為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侯犯南蒯背以叛為季氏叔氏之害故邱費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二邑雖墮而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

不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氏三月之餘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感於偽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戴氏溪曰公羊謂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違於是墮邱墮費學者承舛皆言夫子欲墮三都嗟夫使聖人而欲墮三都也成卒不墮費幾生變則聖人之謀疎矣緩來動和之功果安在乎左氏言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是果出於仲由之謀無可疑也由勇而無謀率意所為不顧其難也故幾於亂當費人攻公及于臺下微夫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豈不甚危哉說者猶以墮三都為聖人之謀過矣趙氏鵬飛曰三都之叛三家患之則墮三都固三家之利也是以季路一言而叔孫墮邱季氏墮費而說者乃以為孔子為之噫聖人豈如是之謬哉公山不擾以費叛召子欲往蓋將教公山氏臣於季氏教季氏臣於公教公朝於天子以魯先

之天下皆然是東周之從而興也豈苟為季氏隨費而滋季氏之勢乎此好勇不顧之謀蓋出於季路審矣故夫墮三都者為三家除患爾何益於魯三家病則魯之利三家之患除則勢復張墮郈隨費謂之忠於二家則可謂之忠於魯則不可至於圍成則失計大矣得之未必歸公失之實損於魯郈費之墮說者以為孔子此豈亦孔子為之歟愚按叔孫邑郈季孫邑費孟孫邑成此三家植私以弱公室也侯犯以郈叛公山弗狃以費叛此又家隸效尤以背三家出乎爾者反乎爾也仲由乘其機建議墮三都故叔孫季孫樂於墮郈隨費不幸成之公斂麴父私於孟孫孟孫亦中覺而不受其墮墮三都之事於是乎不及竟三都若盡墮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郈費之墮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瀆家臣之叛已

而自欲除之也成之不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孫比而孟孫自不欲墮之也墮三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事不竟世因以責子路譏定公而力言非孔子之心皆以成敗論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註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為援木訥曰九年次五氏今又次垂葭晉實大國齊不敢犯而必為是次何益哉

夏築蛇淵園

許氏曰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趙氏曰成公築鹿園昭公築郎園定公築蛇淵園一國而為園者三且築而虞之芻蕘雉兔者何為哉

大蒐于比蒲

此音毗

三家分軍蒐閱軍實以自固詳見昭公八年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集註曰衛比伐曹以其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詳見十二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載趙鞅以求貢不獲殺鄆邨午荀寅之甥寅范吉射之姻也故二氏伐趙氏而鞅奔晉陽木訥曰晉至定公六卿益橫勢醜力齊互相併吞趙鞅與荀氏士氏交惡而相攻懼不敵入私邑據甲以抗之據邑取甲是乃為叛聖人書叛傳者乃以為非叛吾所不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高氏集註曰二子因攻趙氏幾亂公室鞅既奔晉陽荀躒言於晉侯請皆逐之二子反以兵攻公不勝遂入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荀士者鞅之仇也二子既叛鞅遂以歸木訥謂鞅之歸非善也機也按韓魏為請而鞅歸三晉兆矣

薛弒其君比

薛襄之後比立不二年見弒必有得罪於國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傳載公叔戌以富貴見惡於靈公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誣其將為亂故衛侯逐戌與其黨戌奔魯而趙陽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世役於楚定四年晉乘楚亂合諸侯頓亦背楚而從之故今楚滅頓

夏北宮緡來奔

公叔戌之黨也木訥謂于時諸大夫紛擾三五而奔三五而叛宋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復相率而叛邾庶其畀我及黑肱

相踵來奔或竊邑以來樂大心一出四子從之其叛也五子為旅趙鞅一叛而三大夫角立其歸也二子出叛今衛之亂叔成趙陽岐途而奔繼而北宮結奔魯公孟彊奔鄭是豈一得罪於君相拒不勝魚貫而出又風俗之一變也五月於越敗吳於雋李吳子光卒

雋李吳地吳伐越為越所敗傳載吳王闔閭傷將指而卒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哀公元年吳遂入越棲越於會稽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合謀以救晉之叛臣范中行氏趙氏曰欲伐晉則不敢欲因荀士以攻晉則畏諸侯之譏首鼠不前徒會而返許氏曰文公宋魯衛崇獎亂逆大義亡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市軫反

公羊曰孰曰膳生曰脤劉氏曰膳脤以親兄弟之國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蓋魯不助祭而天王反遠使人歸脤王室益微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靈公之子也以靈公之妻南子辱國欲使戲陽速殺之不果而奔此左氏所載也劉氏權衡謂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且宋者南子之家也使真有其事蒯聵何敢奔宋常山劉氏曰靈公聽南子之譖致其出奔張氏洽曰自古譏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非當時之實錄也木訥曰不幸而為蒯聵亦難矣其奔也雖違父之命而不遺父之惡

衛公孟彊出奔鄭

蒯聵奔宋衛盡逐其黨故公孟彊亦奔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及四子皆入蕭以叛亂謀不遂是以來奔
大蒐于北蒲邾子來會公

凡魯之蒐皆三家自數軍實郈費既隨今蒐而邾來會知公
在行也

城莒父及霄

集註曰公叛晉而反助范中行氏故懼而城此二邑木訥曰
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不書冬缺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此邾惠公即去冬會公于北蒲者或謂欲來朝正故先會或
云以會為未盡敬故來朝然此皆不可知

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高氏集註曰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改卜牛是建

天也戴岷隱曰魯之替郊自僖公始其說蓋可信僖公之前
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
頌則知請郊于天子亦如其作頌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
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間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連年麇鼠食
郊牛宜可以不郊矣而卒不免郊蓋玩習既久雖天災亦不
知所畏矣張氏曰唐趙伯循言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
時牛災小鼠噬牛縋傷皮膚輒死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氏載楚之入吳胡子盡俘楚之近胡者楚既定豹又不事
楚曰存亡有命故楚滅胡高氏集註曰昭二十四年胡為楚
伐吳吳敗其師殺胡子髡於是豹立而背楚楚之入郢也胡
又俘楚邑楚人以其君歸先師亦嘗謂以小事
大謂之畏天胡以小犯大而反諉存亡於命是紂謂我生不

有命在天也紂且不免况胡乎

夏五月辛亥郊

木訥曰五月非郊之時以改卜牛也帝牛在滌三月至是養牲始成故五月而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官各非正寢也路寢則正寢也木訥曰定公承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攬國柄親盟親會親兵魯民粗知有君賢於昭公遠矣一用孔子相夾谷之會齊人沮屈來歸侵疆惜乎用之不父抑亦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孔子既行三家復張蓋權移於下已奕四世定公安能一日而取之然比襄昭之世已十得三四不為無益於魯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直居反

左氏曰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衛次渠蔭謀救宋也許氏

曰宋大國也資王霸之遺業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相難之為也齊衛救之而次渠蔭不誠於救也木訥曰宋鄭未嘗有隙今鄭伐宋左氏以為宋之公子地在鄭故鄭為公子地伐之也然地果叛宋而奔鄭宋不伐鄭幸矣鄭反醜正黨惡而伐宋乎終春秋之世宋鄭交兵自罕達之師始也齊衛欲救之而不前蓋齊景初求諸侯鄭先附之既而得衛得魯皆鄭媒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洮之盟是也今鄭伐宋則失以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觀望二國之間待其勝負而隨為之媚此齊侯之姦謀也不然渠蔭之次勿救不伐欲何為哉聖人惡其佞也故書次不書救不予其無實而求名也

邾子來奔喪

木訥曰諸侯奔天子之喪子奔父之喪邾奔魯喪過矣然邾

自昭公之出為魯所辱定公為拔之盟終其世不犯邾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又來奔喪禮雖過而情則真也大之比小春秋鮮能定公行之而邾子奔喪滕侯會葬推此以達之天下文王之事也說者皆責邾子之非吾於此見定公之仁也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木訥曰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母以子貴哀未踰年未成君故母不稱夫人不以小君禮治之故葬不稱小君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記災

九月滕子來會葬

使大夫會葬禮也諸侯親會之非禮也是以事天子之禮事鄰國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不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

高氏集註曰葬不為雨止而不克葬者無備也宣八年雨不克葬日中葬今日下是乃葬則僅葬而失虞之時也禮以葬日虞

辛巳葬定妣

子未成君母不稱小君

冬城漆

漆蓋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今城之疑其貳於邾也

定公當昭公失國之後親征伐親會盟用孔子以相夾谷用子路以墮三都三桓為之稍此公薨而哀公立三桓復橫然則定公其十二公之自立者歟

哀公

各將定公子母定妣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行即位禮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柏舉之役蔡以吳師伐楚入郢今楚圍蔡報之也隨自楚武王見伐之後不復見者一百四十餘年柏舉之敗楚王逃隨隨之故楚今復列之諸侯定六年許已為鄭所滅此復見者亦楚封之也

麇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神不歆其膾而魯強用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景晚年挾衛欲抑晉以代吳次五氏次垂葭會于牽又次于渠蔭皆不敢伐晉今助晉之叛臣范氏而代之圖回數年而行之又不以正可羞也許氏曰晉受衆伐霸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木訥曰定公之世撫邾甚厚邾亦事魯甚勤邾魯之好實出定公諸大夫不欲也故公未瞑目而城漆哀公即位席未溫而何忌伐邾明年三大夫並出而取其田以邾近於魯和其土地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郕

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古反

下音

斯季相子也州仇叔孫武叔也何忌孟懿子也木訥曰哀公

懦庸二家復張季孫將上軍叔仲佐之取邾漸沂之田田既

入魯疑邾告於大國以加討故復要以盟之三卿將兵而盟

止二卿者季氏強不肖與邾盟惟叔仲與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公立四十二年卒

滕子來朝

公新立故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衛世子蒯聩以南子之請出奔宋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郢

郢辭立蒯聩之子輒趙鞅納蒯聩于戚而不得入衛者輒以

子拒父也孔子必欲正名者此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鉄鄭師敗績

鄭既叛晉從齊故轉粟以餉汜氏以抗晉晉趙鞅者汜之仇

也遇鄭于鉄敗之獲齊粟千車書鄭師敗績者晉本世伯藉

文襄悼公之遺烈喜其勝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父子爭國故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元年蔡以楚之圍請遷于吳中海吳因聘將襲之蔡故殺公

子駟以說言不時遷者駟之為也許氏曰蔡自殺駟上下危

疑遂以禍敗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衛輒以子拒父而又圍其邑大逆也此衛事也而先齊人罪

齊人之主之也不訥曰晉為盟主而納蒯聩齊為盟主反助

子輒以圍戚逆順判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記災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木訥曰自相至定十世自僖至定七世諸侯二昭二穆與太

祖凡五廟則僖相當挑父矣父而不挑三家之意也季仲叔

皆相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公叔仲之後皆僖公立之故三家尊相而德僖且毀而不毀而天譴以災非譴相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高氏集註曰魯懼晉故城啓陽自是連年四城木訥曰晉齊衛而後至魯魯何虞而備晉蓋地在今沂州地近邾元年伐邾取邾田疑邾之伐我故帥師城邑以脅之此備邾也非備晉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介於宋衛之間前年衛兩伐曹而不能克宋虞其卒併之也故亦伐曹其後宋再伐而圍之卒入其國執其君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栢子也庶子肥嗣是為康子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以其為公子駟之黨而放之也木訥曰蔡能保其止於吳乎保吳之為蔡拘獵卒木保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秦惠公立九年卒國無諸侯之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前年伐其國奪其地明貫其君今又圍之虐邾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氏載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文之錯後至射翩殺之遂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時或疑蔡殺公子駟放公孫獵必駟獵之黨也殺駟放獵諸大夫又恐其再遷則左右前後皆盜也木訥曰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葬蔡文公至是方五世不宜與五世祖同名恐傳者

誤也

葬秦惠公

五月而葬

宋人執小邾子

宋景公乘齊晉之衰陰有求諸侯之志故伐曹執邾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孫辰之黨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岷隱曰中國之不競未有如是甚者也執夷狄之君而歸之

楚是京師楚也是晉為楚役也是率中國而聽命於夷狄也

城西俘

註備晉也木訥曰備邾也義見三年

六月辛丑亳社災

范氏註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武王克殷班其社於諸侯以為

亡國之戒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然則惟其屋所以

有災也孫覺曰諸侯建國皆立兩社其一國社其一亡國之

社故左氏曰間于兩社為周室輔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滕頃公立二十三年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蔡亂故葬緩滕五月葬

五年春城毗

註曰備晉也木訥曰備邾也義見前蓋晉未嘗伐魯

夏齊侯伐宋

先師嘗言宋景伐曹執小邾欲圖伯也齊景伐宋欲抑宋而

代晉為伯也然齊景老矣妄圖何能為

晉趙鞅帥師伐衛

集註曰衛不受蒯聩且助范中行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立五十八年晚年因晉楚之衰勞於圖伯然助范中行氏則以臣而制君借衛圍戚則以子而制父悖理甚矣世子蚤死及疾屬陳乞立其少子荼致羣公子皆出奔家亦不理矣此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木訥曰齊景之世崔氏田氏高氏國氏皆橫而田氏尤專景公之為景公特魯昭爾景公得一晏子而任之故能忍昭公有一子家子而不能用故以忿而失國張氏曰景公身死國亂未十年陳氏移其社稷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叔還會葬也自九月併理閏月為五月而葬木訥曰喪以年

計者言暮不言閏以月計者閏亦月也

六年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之瑕邑而魯城之也木訥曰魯城邾邑奪其險以要其服如城鄭虎牢之類也今城邾瑕而冬伐邾明年又伐邾以邾子來邾失其險無以抗魯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高氏集註曰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趙鞅伐之治范中行之亂也木訥曰晉之伐鮮虞者五未見鮮虞之病晉也鮮虞逼於晉晉利其土地耳然五伐而卒不得則鮮虞亦非弱國也吳伐陳

左氏載吳之入楚也嘗召陳陳以逢滑之言不從及夫差克越嘗修舊怨而侵之今又伐之以其在楚也故楚救之于城父趙氏曰吳固仇楚未嘗伐中國雖父之敗敗楚也今伐陳

與楚爭陳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蘇氏曰齊景無適子使國夏及高張立荼公卒陳乞將以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國高許氏曰必奔國高而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高氏集註曰國高從先君之亂命廢長立幼既又不能全其嗣君張氏亦曰力不足衛委君而出奔叔還會吳于祖

趙氏曰吳既伐陳魯懼兵之及我也故往會之按叔還聘吳吳伐陳還至祖叔還遂致命于祖也許氏曰以魯政之不修而與吳親君子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立二十七年卒其初委政囊瓦寵費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畔入郢之禍宮汙家發賴申包胥之忠鬪辛由于之力迄得返國社稷再安及其死也不移疾服膺不越望登河且兄弟多賢不以國為利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蓋其初子西先讓國於昭王故今昭王復讓國於三弟然公子啓亦終不取與申結立昭之子是為惠王亦盛事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雖長而荼少然荼已受景公之命為君矣陳乞乃召陽生立之而弒荼伊川謂此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陳乞即陳僖子陽生則齊悼公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元年伐邾三年圍邾今又伐邾三家同利邾而何忌為甚蓋何忌雖受其父僖子之命學禮於孔子彼其所志在威儀進退所謂此儀也非禮也初志已非雖親聖人而無益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三年宋先以樂髡伐之未服故今又伐之曹在宋衛之間衛先伐曹宋乘齊晉之衰又妄意霸圖恐曹為衛所得故再伐曹以逞後竟入其國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援于

鄭罕達侵宋七年矣齊次渠蔞不伐不救宋知齊之不我救為厚於鄭也故不敢報今齊景既沒宋妄意霸圖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納蒯賸于戚衛輒以子而拒之今六年矣晉不能正其名納之而徒以兵侵非伯略也

夏公會吳于郟

傳載公會吳吳徵百牢予之蓋邾吳之與也魯將伐邾而會

之然自是吳伐我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載入邾晝夜掠以邾子獻于亳社因諸負瑕邾茅夷鴻請救於吳吳伐我齊亦取謹及闡木訥曰失謹失闡安安乎懼齊兵之臨其城也而亟歸之則不若初不滅邾之無是辱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木訥曰宋伐曹者再今復圍之利其土地也鄭於曹無隻介之好今遽救之報宋侵鄭之役也然則宋固為利鄭非為義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曰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獻白鴈言田弋之說說之言政大說之使為司城言霸說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宋將還曹人詬之反滅曹蘇氏曰此滅曹也其

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止
齊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刪詩也係曹
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
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左氏曰吳為邾故伐我景伯造萊門吳人盟而還孫氏曰直
曰我者兵加於都城也胡氏曰盟于城下也使有華元國佐
之臣則不至此矣

夏齊人取讙及闡

齊之取讙闡及歸讙闡左氏皆以為季姬適齊悼公之故公
穀以為因伐邾之故諸儒多從公穀胡氏曰邾子益齊出也
魯以邾子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及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
歸讙及闡葉石林嘗辨左氏說非人情而公穀為近實

歸邾子益于邾

魯取邾吳既伐之齊又取其二邑魯得不正慎失故復歸邾子
于邾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杞僖公立十九年卒

齊人歸讙及闡

齊為邾故而取魯邑魯既歸邾子齊亦歸其邑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於

傳載鄭罕達壁許瑕欲外取邑以與之圍宋雍丘宋皇瑗圍
鄭師每日遷舍焉合鄭師哭鄭罕達救之又大敗故宋取鄭
師趙子曰凡悉俘之曰取劉氏曰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

也岷隱曰隱公時三國之師伐戴鄭莊伐取之左氏以為取三師公穀以為取戴由春秋書法觀之取戴為是入春秋以來書取師者獨於哀公兩見之蓋春秋用師微有節制故不至大敗及其末年用師無法彼此得以襲取愈變愈下矣

真楚人伐陳

左氏曰陳即吳故也蓋時吳與楚爭陳頃吳伐陳楚嘗救之楚子卒陳無所依而即吳楚又伐之也

秋宋公伐鄭

鄭圍宋雍立宋已取其師今又伐之甚矣

冬十月

書首月備四時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傳載邾子益無道吳人討而囚之使大夫奉太子革為政益

遂來奔六受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高氏集註曰吳欲求霸怒齊不服故伐之公會夷狄伐親鄰之國是助吳為虐而致齊之亂也先師王宗諭嘗言魯為吳伐盟于城下今又會吳伐齊是不能令而受命也僖與宣嘗用楚伐齊今哀又會吳伐齊用楚伐齊猶借之以釋滅公會吳伐齊直為吳之役而已助夷賊夏魯周公伯禽之風於是掃地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悼公立四年卒子壬立是為簡公悼公之卒左傳以為齊人弑之孫覺葉石林趙本訥皆不信其說蓋既謂吳伐齊齊人弑悼公以說于吳則吳子安得三日哭無此理也九經傳不同者但當信經

夏宋人伐鄭

宋取鄭師又再伐鄭不義愈甚

晉趙鞅帥師侵齊

趙鞅以齊嘗黨范中行氏故侵之然伐喪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會吳伐齊而歸也

葬齊悼公

不及五月而葬國有兵寇而簡也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公孟彊以蒯聵之黨見逐晉納蒯聵于戚十年未得歸衛而

公孟彊反先自齊歸衛未訥疑其叛黨事以先師嘗言彊歸

則蒯聵歸之漸也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薛惠公立十二年卒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陳間於吳楚爭陳故楚再伐陳而吳救之傳載吳之救陳者

季札也札謂楚子期曰民何罪我請退以為子名乃還杜氏

註札者壽夢少子壽夢以襄十二年卒已七十七年札此時

能讓國至今當九十餘矣劉敞曰推驗其年札僅百歲以彼

清高寧肯將亂國之兵耶似異時事傳附着為說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報去年春魯伐齊之役也傳載冉有用矛故能入齊師及

孟之反奔而殺皆在焉

夏陳轅頰出奔鄭

頰破

傳載轅頰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

出註大器鍾鼎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載國書帥師敗身亡及公孫夏問立明陳書東郭書皆亡子胥諫吳王得齊猶石田而越之乘吳亦基於此木訥曰魯再會吳伐齊招夷以戕中國為惡大矣然公與會而不與戰吳強魯弱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虔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滕隱公立六年卒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傳謂之太叔疾云疾娶而嬖其姊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又誘其初妻之姊寘於犁如二妻文子怒遂奪其妻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退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然則文子攻太叔使出奔已甚也初使出其妻而妻之既

又奪之曲皆在文子也高氏集註曰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故相攻相逐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氏載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葉石林曰賦不以田用田而賦舉立之賦而加之田非正也陳止齊曰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也故曰斂從其薄以丘亦足矣田賦之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事在僖襄陵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不足於是更

用田賦籍并而取之不待及立此非禮也蓋古者田有稅立
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惠按經書田賦而三傳不言其詳
諸家之說甚多惟前三說與左氏所載仲尼稱以立亦足以
田將又不足之說合故錄之泰山孫氏謂賦者斂其財木訖
趙氏謂賦以斂泉貨當馬牛車甲之入東萊呂氏謂哀公之
用田賦又改法而重賦甚於稅畝立甲之為九此三說亦可
與前三說參考何休註謂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
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爇
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
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愚按此三說可與前
三說參考蓋賦本車甲而左氏載仲尼之言云若貧冒無厭
是于財貨而言不于車甲而言或者一井不能自備車甲馬
牛之類而計田以率其泉貨西疇崔氏曰賦與稅異稅以

田為差賦以人為等鄉大夫謂國中自七尺以及七十野自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鄭康成亦謂賦者口率出泉若
漢之筭民泉是以人為差也哀公用田賦以見古之不以田
為賦而今以田為賦也此說與前大略亦通併錄之以俟來
者考焉東萊呂氏曰自宣公初稅畝井田之法由此而壞故
言初至成公作丘甲丘甸之賦益以改作而民病甚矣至哀
公用田賦又改法而重賦重於稅畝立甲之為也此又通言
魯加賦之始末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子者宋之姓昭公娶於吳同姬姓故諱而謂之子崔氏曰不
稱夫人而曰孟子者當時之辭也春秋從而書之以見其實
焉

公會吳于橐臬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章
夜反

高氏集註曰會于橐皋尋郕之會也會于鄭亦為吳故也木
訥趙氏曰吳夫差躬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為惠故會
吳于橐皋修郕之好也鄭在今秦州吳地公既睦於吳而吳
將圖伯故為之會宋衛于鄭合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仇
今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為黃池之會晉好
於吳非爭霸也紓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東智事吳
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
及吳子于黃池則魯之罪著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載宋鄭之間有隙也曰出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
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出戈錫以處之九
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出十二月鄭罕達救
出圍宋師木訥曰宋鄭之怨於是十有三歲矣雖其兵端啓
於鄭罕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師
出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木訥曰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之交獨哀公之出書螽
者二皆在閉蟄之後禮仲秋行夏令則蟄虫不藏孟冬行夏
令則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此常燠之證也燠而螽生災異兩
興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出

傳載宋相魍救其師罕達徇曰得魍者賞魍逃歸遂取宋師
于出泰山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
如此石林葉氏曰鄭取宋師獲其二大夫以六邑為虛則宋
之免者無幾矣

夏許男成卒

許元公立二十二年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之會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公羊曰吳主會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胡康侯呂東萊皆曰言及者會兩霸之辭也陳止齋曰書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霸之辭不書吳晉之盟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愚按晉自定四年召陵之會合十七國不能救蔡不經見者已二十四年吳自是年冬救蔡入楚既而救陳伐齊得志中國亦已二十四年是時晉弱吳強固也然吳方在會而於越入吳之報倏至吳子倉荒列其報者七人則內惕而不復固爭其先晉人恐誠有如左氏之言春秋所書之次第乃其實也不必求之春秋之外也木訥趙氏曰晉侯惇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而吳亦終得魯而已何以霸為晉之所以會吳者非以為霸也忌吳之

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為霸也交中國也黃池之會固中國之孫然會以交華夷之歡弭兵革之苦是亦無惡焉故內外皆以爵書無貶辭也愚按趙氏之說是也春秋不列叙諸侯不書盟此特晉吳二大國結好而魯預焉耳非霸也黃池晉地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嘗以子期伐陳而吳救之故陳與楚絕而楚畏吳強無如之何今乘吳之出會又使子西伐焉

於越入吳

吳出會黃池越乘其國之無備而入之也是年冬雖及越平二十年圍吳二十二年城吳矣吳自棲越於會稽越日夜思報子胥勸吳伐越弗聽而反殺之故及也胡康侯曰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既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

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尔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豈欺也哉

秋公至自會

至自黃池之會也

晉魏曼多師帥侵衛

高氏集註曰蒯瞶在戚十二年矣晉不能致討以納乃以范中行故而數侵之襄陵許氏曰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卒於夏葬於秋不書月日略也或史缺也

九月螽

書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區夫區鳥侯反

高氏集註曰夏區夫者徵舒之後也凡書盜殺者以人豈可得而執之也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區夫公羊作疆夫

十有二月螽

高氏集註曰去歲十有二月螽今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為災其矣愚按左氏傳九十二月螽皆以為司歷之過若以此

月為蟲猶未蟄則以秋為冬差一時也民時亂而農功失矣
司歷之過一至此乎天下寧有此理哉况螽乃災異非候蟲
之常以時而蟄者也螽即蝗也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
燠而有螽將蔓延為來歲之災尤災之甚者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氏載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
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氏註大野在魯西故
曰西狩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
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
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張氏曰麒麟之
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為人物之法則者也故聖
人之生必以四靈為畜包犧畫卦而龍馬出大舜作樂而鳳
凰儀周公告召公曰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夫子生於周末而麟出於
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無足疑者
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
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
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雖為夫子出然獲
於鉏商而謂為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興而
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鄭夾漈曰麟獸之異者鬻身捷
尾狼題馬蹄五采黃腹一角肉腮春秋何以終獲麟適終也
仲尼以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而後述成舊章猶有詩書禮
樂之事春秋其後及者也於是魯史之記適至獲麟尔仲尼
取而述之踰一年而卒故於獲麟之後不及他事焉

右哀公十有四年經終十六年仲尼卒二十有七年哀公
薨杜氏註春秋止於獲麟故小邾射以句繹來奔不在三

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併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蘇氏曰自隱以來諸侯始專而五伯之形成獲麟之歲田常弑簡公專齊後二十八年韓趙魏滅智伯分晉而戰國之形成左氏傳春秋止於智伯之亡東萊呂氏云左傳終此溫公通鑑始此通鑑繼左氏傳而作也

程子曰春秋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變遷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札者無一遺也以區區一魯史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替賊亂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也蘇氏曰春秋始於隱終於哀何也自周之衰天下三變而春秋宰其中焉爾始也雖幽厲失道

而禮樂征伐猶出於天子諸侯猶不敢肆春秋將何施焉其中也平王東遷而周不競諸侯國自為政陵夷至隱之世晉以成俗矣然而文武成康之德在人心未忘也故齊晉相繼而起秉大義以尊周室合盟征伐以王命為首世雖無王法猶在也故夫子作春秋以繩之及其終也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出於大夫繼之以吳越橫行中國天下靡然日入於戰國是以春秋終焉由此觀之春秋作於五伯之始止於戰國之初隱哀適其時耳

右先儒論春秋之大指也朱文公嘗謂十二公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遷號令不行天下皆無所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時楚莊盛強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始退聽繼而吳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夫出終春秋之世無如之何愚按此言十二公之時世

變也若十二公之交於世者德公初與宋伐鄭後因齊之
求反受鄭賂而伐宋此反覆以撻諸侯之始也相公成宋
督之弒亂助鄭突之篡奪又不自量六求宋以平鄭宋卒
不許復轉而仇宋其所交於當世者顛倒滋甚矣莊公忘
父事雖以求昏於齊致哀姜復踵文姜之惡身死國亂二
子殲焉固無足道閔公八歲而爲慶父所立再歲而爲慶
父所弒真可閔而無可議者也僖公遭值齊相晉文之霸
會盟征伐一惟霸主是從文公昏怠九霸主之會鄰國之
好皆委之大夫魯於是始衰宣公以公孫遂賂齊立已之
私恩終身事齊絕不與諸侯交成公以行父有歸父謀去
三相之私怨大舉伐齊盡反前人之事齊者以事賈襄公
困於齊與邾莒之師晉悼公爲之伐齊執邾莒晉平公與
楚弭兵魯又兩事晉楚昭公伐季氏不克如齊如晉皆莫
之救卒死乾侯定公用孔子會夾谷用子路三都盟伐
皆親之差強人意惜其事之不克終哀公時楚衰吳強魯
又始改事吳九十二公之交於世者如此而其強弱始終
之變亦可考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四

讀禮記一

吳郡衛湜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馮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管及之者皆取之以足其數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珂有集亦然皆未易徧觀天台賈蒙繼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岳為要而其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儀真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今因并合各家所集而類抄之昔呂氏讀詩記簡要而文為姓氏所隔高氏春秋集註文成一家而不知元注之姓氏為誰僭竊參用其法使諸家注文為一而各出姓氏於下方間亦節錄或附已意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不過老眼便於觀省後生志學之士自當求之各家全書云

曲禮上第一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禮之細也所謂曲禮三千者也毋禁止辭主一之謂敬

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審也哉歎美辭○毋不

敬正其心也儼若思正其貌也安定辭正其言也安民哉正

已而物正也毋不敬總言主宰處儼若思敬之貌安定辭敬

之言安民哉敬之效

及悔庵說

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鞿音落

矜已凌物為教逐物縱已為欲志指其虛大而言樂指其逸

樂而言四者教尤凶德○教不可長欲消而絕之也欲不可

從欲窒而止之也志不可滿欲損而抑之也樂不可極欲約

而歸於禮也四者皆克己之事克己始能復禮

及戴氏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敬

安安而能遷

近而習之曰狎心服曰畏積謂蓄積散謂闕救安安謂已今

安此之安遷謂圖後有患則不敢安今之安○狎而敬之則

交可以久畏而愛之則情可親愛憎私情也善惡公義也不以

一己之愛憎易天下之善惡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奪積而能

散者以財發身安安而能遷者義之與比舊說謂君子之於

賢者如此晦庵謂此正主賢者而言六句皆蒙賢者二字為

文言唯賢者能之耳舊註非是

有難扶問反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狼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

狠忿爭分所分之物初與人共者質謂臆決而果言之直謂

理在我毋棄詞勿戒詞○毋苟得見得思義也毋苟免見危

授命也毋求勝德忿毋求多平施疑事毋質缺疑也直而勿

有者理雖在我一有恃直之心是亦好已勝故戒之也右本論語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若夫發語辭尸謂祭祀之尸齊謂祭前之齊宜謂酌時之中以義起使謂使於他邦俗謂風俗不同坐如尸立如齊其敬也禮從宜使從俗適其時也古之君子律已甚嚴而酬酢萬物不為崖異之行右集呂氏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葉氏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同異事也是非理也陳氏曰兩物相似為疑以此兼彼為嫌禮主乎辨參差而不齊疑似而難明可否而莫之定者皆取證於禮禮者理也右集戴氏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說音妄說謂佞媚辭費如躁人之辭多節謂理之則不可過侵陵

也侮慢也狎親熟也。不妄說人說之以道不辭費辭達而

也所以養其正大簡易不踰節不狎侮於人所以致其謹密莊敬右本毛氏葉氏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踐履也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言無不善身未必能行能脩身以踐其言則善行矣行脩而言合乎道言行相顧是為禮之質苟徒禮文外焉而已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季不聞往教取七樹反下如字

取於人謂就師求道取人謂屈人從已。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主季者言禮聞來季不聞往教主教者言季者當屈已

從人教者不當枉已就人右本呂氏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成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季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

泄官行法非礼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礼不誠不恭是以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

成謂節文以成之宦謂孝為仕孝謂孝道藝求福曰禱求得曰祠擗有自抑之意○此七者皆有待於礼恭敬明礼之實擗節明礼之文退讓明礼之用七者之礼必備此三者然後可明
右呂氏說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礼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別於禽獸

此章言人而無礼與禽獸無異所以甚言礼之不可無也聚麀父子之配無別補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往而不來非礼也來而不往亦非礼也此章言世非太古人之交際不可無禮

人有礼則安無礼則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孝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礼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礼則志不懼

此章言有礼者能自立而以自卑為本負販者必有尊古者班白不負戴於道路老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輕而壯者重是負販者必有尊也况富貴之人乎

人生十年曰幼童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老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幼童陸農師點幼字為讀幼言時孝言事也其餘弱壯強艾耆期字倣此艾髮蒼白色如艾也耆稽父之稱稽父而將入于老也指使指事使人也耄昏忘悼憐愛期者人生以百年為期頤養也晦庵曰期當音當宜反與暮字同周匝之義也

○此章備舉自幼至老每十年一變之節每十年必異其名至其時必異其事自始至終未沒之前皆行道之日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老耄者敬而安之悼者矜而懷之孝弟之風形天下右昭毛氏說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則必告之以其制

致事老而致其職事還於君几坐所憑杖行所扶安車坐乘小車越國而問謂有事越在他國他國問之也制法度○此專為在官者言人君優老尚賢不許其謝事以几杖婦人安車安養其氣躰在國及出皆得用之本鄭氏孔氏說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礼也長反

從就操執持○長者處未必無几杖操以從之敬之至也

當問長今長者反問之不辭讓而對則非礼曾子曰參不敏

辭讓也姑詔

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禮反

醜衆也夷猶儕也○人子事親之礼冬則温之以禦其寒夏

則清之以辟其暑昏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

此心常存雖在醜夷所以不爭蓋貴賤相臨則有畏憚等夷

最易起爭而爭者危父母之事惟孝子頃刻不敢忘親雖易

爭之地亦不爭也本鄭氏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

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交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

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

之行也

三賜鄭氏按周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石林謂君賜無不受之理此蓋為父之未為大夫者不受車馬不敢受大夫之位也叔孫婁叔孫豹之子也豹已死其四從兄季平子未三命而媯先之叔仲子曰媯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謂叔孫豹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棄疑此不馬亦受之而不敢用耳○不敢受重賜者仁心也而五者有焉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也州閭鄉黨見其親故稱孝兄弟親戚尤切近見其愛故稱慈僚友與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故稱弟執友與同心知其孝心之本原故稱仁交游泛交故見其信父執者父之同心見之進退問答不敢專焉况於父乎廣孝也右品氏說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相言不稱老

為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故有倚門倚闥之望為人子者無一念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有常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不敢自老恐傷親心也謝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有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長以倍與吾父之年相若所以父事長十年與吾兄之年相若所以兄事有隨音與之行而差退不敢與先生並行也出不可與並行居可與同席乎故羣居五人必推其長者異席以敬之古者地敷橫席容四人若五人會則推長者異席

馬氏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既祭祀不為尸

奧室之西南隅量也裁食饗之饌具尸祭祀代神居尊位

○與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為既為戶皆尊者之事人子皆不敢當蓋無往不寓敬親之意鄭氏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言不苟笑

視聽於無聲形常若親之有教使然專心致志也登高臨深危道也苟些苟笑辱道也孝子常以父母為心故每事謹戒如此本鄭氏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服事於闇冥之中為卒有非常許友以死雖父母不在亦不可蓋記禮者漢人雜取後世豪俠之言人子膚髮以上皆親

之有豈敢私其財取鄭氏呂氏戴氏而補其餘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純緣也孤子謂年未三十雖除喪不志哀鄭氏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視今之示字常視無誑自幼習之正也童子躰熱不宜着裘又應給役不便着裳故惟緇布襦袴未成人故服亦未備也立必正嚮一方不傾聽左右習之正其容也鄭氏

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劔辟咄而詔之則掩口而對奉芳勇反辟匹亦反咄如志反

鄭曰負謂置之於背劔謂挾之於旁辟咄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咄呂曰負劔即佩劔或旁挾之如負劔然掩口避口氣○就而攜之則捧其手近而詔之則掩口而對皆事長之禮焉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肫反

先生齒長而有德之稱從之而不越路與人言一其敬也遭之而趨進拱立恐其有教令也與之言則對不與言則趨而

退進退應答不敢專也馮氏

從長者而上立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向長者所視敬長且備或有問也不指不呼為惑人本鄭氏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

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率高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

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履毋踏席握衣趨隅必慎唯諾音

問踏在亦反

舍主人家固固必之固單下曰履聞聲聞于外高闔戶之木一

云門扇上環鈕戴曰入戶而高墜則慢心實為之陸曰奉高

謂小啓之以兩手奉戶置高處也踐踏踏躡隅角也唯應諾

許也○適舍求毋固隨主人有無上堂聲必揚壘房言聞入

視必下不干掩人之私奉高敬也亦開亦闔不以後來變先

闔而勿遂止作闔勢示不拒後入後入者不得躡先入者履

不踏席者從下而升掘掘前裳之席下角慎唯諾者不先舉

見問乃應鄭氏孔氏

黃氏說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

闈門極闈門限○臣統於君故由闈右不敢為實也不踐闈

不敢履高也孔子之於事君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闈鄭氏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

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為席敷席也肅客俯手以揖之也○及門而遂入及階而遂

登交相辭遂退辟不皇於此乎可以觀禮矣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

後客復就西階

降等卑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復就西階復其正鄭氏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

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鄭曰拾當為涉聲之誤也呂曰拾更也拾級者左右足更上也射者拾發投壺者拾投哭踊者拾踊皆更為之也○拾級

聚足此等事但敬事自至如此非着心安排先右先左以相

鄉為敬也禮記及鄭氏說

惟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

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惟慢也薄廉也行而張足曰趨武迹也文上武下足在體下

故曰武綏在冠下亦曰武接武謂迹相躡行而張拱曰翔○

凡見尊者以趨為敬惟薄之外不見尊者故不趨堂上迫近

故不趨執玉虞失跌故不趨接武者行速堂上不趨故接武

布武者行速堂下必趨故布武室中不翔亦以迫也授立不

跪為煩其俯本呂氏戴氏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其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以其自鄉而扱之為于也反古

除物之棄曰糞本作攢袂袖也扱欵取也鄭氏讀曰吸蓋因

呂氏曰扱謂箕扱於糞中以糞也讀如口扱以柶祭羊鉶之

扱謂其扱於糞如柶扱於鉶也○加帚於其得兩手捧其謂

初執往將糞時也以袂擁帚之前且掃且迂使塵不及長者

謂糞時也以箕自向不以棄穢鄉長者謂收糞時也皆恭也

人有血氣未有安於事人者古之童子未冠為長者役而中

焉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德矣鄭氏說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在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

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橋居廟反

橋古之井上桔槔胡氏應氏謂即橋梁而衡即橫席坐席也

在卧席也鄉面也趾足也上謂席端也○奉席如橋之衡左

昂右低請席請在順尊者所安坐問鄉坐為陽面亦陽也卧
問趾卧為陰足亦陰也布席無常四方異鄉蓋堂室之面勢
或不問故隨時之設張亦不一所以酌地宜也凡坐隨陰陽
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
陰其右亦在西故南向北向皆以西為上東坐是陽其左在
南西坐是陰其右亦在南故東向西向皆以南為上本郭氏
孔氏及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之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

客徹重席主人固辞客踐席乃坐通胡
南反

函容也文王世子云遠近間三席席三尺三寸三分之一則

三席是一丈抚謂以手按止之再辞曰固辞○席間函丈地

寬足以揖遜回旋講授亦足以指畫惟飲食之客欲便於勸

酬而促近耳主人為客正席而客辞客徹主人所為客設之

重席而主人辞客坐主人乃坐賓主之相敬如此合郭氏
氏應氏

其補
而

主人不問客不先率將即席容母作兩手握衣去齊尺衣母撥

足毋蹶齊音咨撥半末
反蹶居衛反

作愧赧不安失之野也握提挈齊謂裳下緝撥發揚貌蹶行

遽貌容自外來主人宜先問客初就席顏色宜莊將就席時

以兩手握裳使起今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而躡履之也

衣母撥者收斂不使旁有觸也是母蹶者不勿遽使之躡也

本郭氏
孔氏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及後食坐盡前坐

必安執爾頰長者不及母僂言正尔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

必則古昔稱先王及津忍反僂仕
案反勦初交反

僂僂互不齊蓋雜之也勦擊取也則法也○先生書策琴瑟

或當已前跪坐而迁移之戒勿踰越虛坐必就其後之尺處
欲其寬廣且不敢近前謙也食坐必就其前之盡如欲其親
近且免濺汗席也坐毋動搖執守其頽長者言未及不得乘
其未及而雜之惟正容而謹聽毋擊取其說毋雷同其說必
法則古昔稱述先生勦說徇已雷同徇人惟古與稽可也而補其餘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
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諾者許而未行唯恭於諾○終則對不敢錯亂尊者之言也請業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父召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見賢遍反跋半末反

跋趾也○毋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見同等不起無一
尊也燭至起未卜夜也食至起為盛饌變也上客起不敢專
其席也五者于客侍所尊而言也燭不見跋將至跋而更示
不厭倦也不叱狗嫌若風去之也不唾嫌有穢惡也三者于
主人侍客而言也用鄭氏孔氏方氏說而補其餘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矣侍坐
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
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欠立欽反撰仕轉反

志疲則欠躄疲則伸撰持也間舊音問呂氏謂間隙也屏者
退而自隱之謂○欠伸撰杖履瞻視庭影皆尊者倦而欲起
故請出不敢勤君子也問更端起而對因事有所變而起其

敬也人俟間而有復則屏以待不敢于其私也鄭氏孔氏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

歛髮母髻冠母免勞母袒暑母寒裳古字反義反髮反髮反髮反髮反

一足踊地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髮也以繩韜之不使

垂餘如髮也。母側聽頭容直母敷應聲容靜母淫視目容

端母怠荒氣容肅遊母倨足容重立母跛立如齊坐母淫

如尸歛髮母髻冠母免勞母袒暑母寒裳正其衣冠也人患

徇其意之所安此於視聽游行坐立卧起衣冠之際而自克

蓋礼者筋骸之束也游氏說

侍坐於長者發不上於堂解發不敢當階就發跪而舉之屏於

側向長者而發跪而迁發俯而納發

發云解發有繫也就猶著也。解發必屏於側取發必隱辟

納發而向長者迁之必跪納之必俯則發之脫納皆有儀矣

離坐離立母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併坐併立恐密有所論故

戒往參預當已行路則避之不干人之私也

男女不雜坐不同梳枷不同巾擲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

敬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

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

器而食羊支反加音嫁本又作

梳可以枷衣者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梱門限也顯女子

許嫁繫纓以五采為之姑尊行姊妹同行女子子卑行已嫁

而反不過是三等故舉以為言女子子重言子者鄭云別於

男子胡氏謂云女子已別男子重云子者衍文也愚意重云

子者豈又云女子之子乎若然則姑也姊妹也女子也女子

之子也通四世廣言之矣。凡皆遠別也

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趣賢反

父子不同席尊卑異行而前後各席也男女有行媒至召鄉黨僚友重婚姻也取必問姓妾不知姓則卜重宗也寡婦之子非卓有著見弗友避嫌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其閭子有客使其羞

羞進也。昏禮有嗣代之序故不賀作記者因俗之名祿賀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具之費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訛抵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不責人之所不能備不貴人之所不能行鄭氏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為後人之難諱也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冠古反

異長亦示別也字尊名名男冠女笄皆成人而字惟君父之前則各

凡進食之禮左殺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葱藻處末酒醬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醢則吏反

醢以刺反

殺骨臠也載切肉也食飯屬也外內殺載之外內也深蒸葱也

屈中曰胸以中屈處置左以末邊處置右取右手便擊食也

○左右內外之設皆便手食因以寓陰陽之義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飯燥為陽故在左羹濕是陰故居右鄭氏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
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備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辨殺主
人未辨客不虛口辨音遍反

祭祭先食也食惟祭所先進殺則以次第皆祭之也客獻已
者先祭降等則主人延之祭也三飯三食也禮三食而告飽
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辨殺也辨匝也虛口古謂食竟蕩口使
清潔以水曰漱以酒曰酌音訓演廬陵胡氏謂主人食殺
未備客不空口尔非酌也○此據卑客食至則必興音以祭
則不敢先舉以載則不敢先嘗殺之備則不敢先飽然客之
謙惟恐先乎主人主人之厚於客惟恐有所不足雍容揖遜
愛敬有餘孰得而少之哉用王
待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凡稱待者少賤之於其長毋敢視賓客親饋之則拜氏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歎毋咤食毋齧骨
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噉羹毋
紫羹毋刺齒毋歎醢客祭羹主人辭不能享客歎醢主人辭以
羹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嘍炙博徒端反
池音反
七亦反
初怪反
飯黍之
飯沃
挽反
箸自
慮反

澤手接莎也禮飯以手共飯而摩手人將惡之也放飯謂去
其黏手餘飯拂放本器中也流歎謂開口大歎汁入口如水
流貪肆而無容也咤食謂嫌薄之以口舌作聲也齧骨謂有
聲且似齧其食之無肉也反魚肉謂已歷口反還器中人所
穢也投骨謂其賤飲食以人食而食獸也固獲謂與人共食
專固而必得之也揚飯不待冷而揚去熱氣貪快也飯黍當
以匕箸非所當用也還不嚼羹而歎吞之欲速而多又有声
也祭猶調謂就食器調足盞梅呂氏謂讀如漂祭之祭玩之

而不食必調飪失節故主人辭不能亨也刺齒取齒間之餘也醯味厚非可歡而歡之故主人辭以饗饗貧也言貧而不能備厚味也濡肉濕軟可齒決乾肉腊屬齒決則費力而失容也鬻謂一舉齒炙肉濡當齊之反于俎若嚼則為貪食甚也。凡與人共者必先人而後已厚人而薄已則不爭矣否則貪也犯人之所惡也薄主人之飲食也聲容之不敬也終食之間而小人之情狀畢見故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謙而養廉集馬氏說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孫

卒食反相息亮反齊將方反

卒食食已也齊齊通名相者主人贊饌之人興辭不聽其

親徹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

卒未醕少者不敢飲醕子

寺所謂尊之所飲蓋爵曰醕古之飲酒少者無不及故此侍

飲者亦長者親酌授之然必長者卒爵然後飲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此明凡受賜禮所謂不敢辭者義所可受不敢以辭之也禮

有一辭再辭各稱其事孔氏

賜果於君前具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所君賜餘器之既者不馮其餘皆寫

御食侍御也既者謂陶梓之器寫謂傾於別器。懷核嫌於

棄尊者物也噐之不可漑者傳已噐中乃食之重汗君之噐

也其可漑滌者就噐食訖滌以還君孔氏

餞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醜子

餞者食餘故不以祭先雖妻子至卑父與夫亦不以祭之也

禮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御侍也貳重殺膳也○侍食於長者而盛饌與同及因彼有賓而與之偶坐懼妨尊容皆不敢辭蓋本不為已設也

氏說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古協

挾箸也○有菜謂釀羹無菜謂大羹清也直歡之而已鄭氏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綌為大夫累之士壹之庶人斲之為于為反副音通反華古瓜反

副四折之既削又四折之而巾覆焉華中裂之不四折累俛也謂去其皮不巾覆壹謂脫華外去其壹而已斲以口此削瓜等級亦以辨上下也微之不敢忽所以為大之必謹也

氏說

父母有疾冠者不擗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食肉多則變味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不御不翔憂不為容也不惰憂而知謹也不御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變貌憂不在飲食也不矧不詈憂常在心而動有節也疾止則憂散皆如故矣用鄭氏說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呂氏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執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畜音六反

亮齊子反量音

佛矣也為小竹籠以冒之使喙不害人畜養也畜鳥馴故勿

佛執與操皆謂手所舉以告策馬杖緩登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策緩易呈呈之則知有車馬也甲鎧也名甲者言如龜鱉之有甲也胃兜鍪也甲大胃小小者易舉故執以呈杖之末者地有塗汙故自執之且便於受獻者之執民慮謂征伐所獲右袂右邊袖也左手操其右袂右手以防其異心粟稻梁之屬未為米者右契契合同之物以右為上左契無用所以老子云執左契以泣天下故獻人以右契量斗斛之數量鼓器名容十二斛米可即食為急故獻者執量粟可久饜為緩故獻者執契醬與齊所用以食書致謂圖書於板之尺委曲書之而致於尊者獻田宅者然也○水潦降魚鱉易得不必獻則獻魚鱉必視其時也獻鳥者佛其首畜者勿佛則獻鳥必視其性也獻車馬獻甲獻粟獻米獻食獻田宅此六者皆不可手執則執一物以舉其要也陳氏說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肱左手承附尊卑乘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肱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然後受遺于貴反附音撫辟之辟

敵體相贈曰遺弓張之時向內筋在上弓身曲向下弛之時反張向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弓身亦曲向下弓有弛張遺人者皆令其下曲隕然順簫弓頭頭稍刺差邪似簫故謂簫又謂鞞簫鞞聲相近右執簫客覆右手執弓下頭也附弓把把音霸以左手承中央之把使受者便於執也悅佩巾垂悅至地授受之儀尊卑皆稍整折故皆垂悅也還辟猶逡巡退卻也辟拜不答執弓不得拜也受由客之左尚右以尊賓也接下承附下就客所承之附敬受之也鄉並客然後受敵射相遺皆南鄉也○射以觀德故弓之授受必謹為禮者親其勞而不以勞施於人躬其辱而不以辱及於人受賤受惡而

以貴者善者委於人，以不安者自與，而以安者與人，惟其如此，則可事上事長。事君親事師友，可以羣。君可以行世，游砥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鑄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鐵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效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績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于

反于

鑄在困反其對反績胡對反置子

進者以物供尊上之用，效者且見於尊上之前，而非進也。問者問安否，因有物遺之，以表其意。首謂劍鏃，客在右，主人在左。劍以首為尊，以尊處進之也。戈鉤子戟也，刃當頭而利，故不以向人。鑄在前而鈍，向人為敬。矛如鋌而三廉，戟兩邊皆安，橫刃鐵矛戟柄尾以平向人，也。銳底曰鑄，平底曰鐵，拂者去其塵。馬羊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制之。犬吠嚙，故左牽而右手防禦之。大曰犬，未成毫為狗，禽首陽也。左其首謂橫捧之，主人在左而以鳥首授之，飾覆也。績畫布為雲氣，以覆羔鴈為飾，掬手中受珠玉，以掬恐墜落也。受弓劍者不露首，取之承以衣袂。玉爵玉杯也，揮振去餘酒，弗揮為其寶而脆。苞以草苞裹魚肉，苴以草藉器而貯物。簞盛食，筥盛衣裳，皆竹器。使受命而往，將操以遣人，尤習其威儀。進退如使之容。○進兵者後其刃，敬也。效物者細別其宜，一物必有一宜也。自飾羔鴈至飲玉爵，又叙其飾物之文也。終而總之曰：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舉其凡以該上文所列之目也。黻呂氏說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受君命而不宿於家主將君命者而言君言至而拜受拜送
主被君命者而言使人於君所而拜送拜受主臣下使人於
君所者而言三者不同而敬君命之心一也補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
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多能而守之以謙篤行而繼之以勤君子之成德如此故能
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反已常若不足則與人
常能有餘也補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
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
必式乘必以几齊者不樂不弔乘弔

禮曰述舊禮語也此言作記者釋舊禮之言也王父祖也尸
祭時代神者也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下下車也式

車中俯首處也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之前一後二橫一
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
之較較去車牀五尺五寸乘車者立則憑較有所敬則俯而
憑式几者所憑以養安尸之乘車則用之齊者祭之前散齋
七日致齋三日齊一其心以交神明也○孫與祖同昭穆昭
與穆間一世祖昭則孫亦昭祖穆則孫亦穆故孫為祖之尸
孫幼亦抱之為尸尸在車則君與大夫士皆下之尸在車以
式為敬几為安齊者不樂不弔不以憂樂動其齊之志也

氏說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
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瘠不形衰麻在身飲
酒食肉處於內此音遂創初良反傷音

形謂毀齊而骨見隧道也致極也○不形不衰毀不滅性也
升階出入常若親存沐浴飲酒食肉皆以權制否而不勝喪
則比於不慈不孝矣不致毀以下皆所以養人
人人五十始衰也
集鄭氏呂氏說補其餘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與猶數也一曰許也猶期也○生與來日三日成服以死之
來日為始生者之事也死與往日如三日而殯以死之日為
始死者之事也引氏
知生者弗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
傷而不弔

人恩各施其所知也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
語不問其所舍

惡口惠而實不至也王氏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必
非所以惠人之道也昭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
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
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
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
人辨音弗臨力鶴反相息亮反辟音群

壟冢紼引棺索相送柩声介甲○雜記吉凶奉動威儀之事
各有攸當鄭氏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撫猶據也乘車而俯憑式者示敬也下下車也○下車之敬
重於憑式所敬逾降一等鄭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庶人愚且賤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大夫賢且貴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故制禮自士始而大夫有罪則議以八法刑人而在君側輕身之道也呂氏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建戈刃曰兵車取威猛曰武車皆謂革路德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旌車上旗幡綏垂舒之結收斂之○兵車不式猶介冑不拜尚威也發揚者武之事故旌之垂曳象之斂藏者德之事故旌之收結象之游氏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載史國史筆書具士史之有司有司藏書故載言以備討論師

行宜警衛人衆難傳道前有變異則爲物色旌旗之上舉類

示之使爲之戒載謂建之於車孔氏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龍勃

行師行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以是四物畫之于旗立于軍之左右前後以象天躰之周旋招搖北斗第七星指四方之宿不差者軍中牽之以指正四方旗本並作七星而獨去招搖者牽指者為主也急繕其怒者作而致其怒進止有法部分不亂孔氏

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

不反兵謂常執殺之備不待反家取兵此論親踈復仇之法謂無故而殺人者君誅之君誅之不得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得交游報之報兄弟之仇則殺於父報交游之仇又殺於兄弟各稱其情義也游氏

匹郊多壘此鄉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壘軍壁○此明食其祿所宜任其事也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
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祭主敬故不惰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埋
焚之祭服人所御故焚器惟鬼神所用故埋祭於公者助君

祭自徹俎者不敢勤君之職事張氏
卒哭乃諱札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

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諱辟也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嫌名聲相近○死而不諱

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唯辟卒哭而諱所以
盡愛敬之心不諱嫌不偏諱所以適言語之便父之所諱子

亦諱之故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本陳氏說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竟音
質猶對也○無私諱有公諱尊婦於君也詩書臨文不諱為

其失事正也朝中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呂氏謂君前臣
名父前子名也婦諱不出門故夫人之諱雖對君之前亦不

諱也大功小功之親不諱恩殺也問禁問俗問諱皆為敬主
人也集鄭氏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
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外事郊外之事內事郊內之事剛日甲丙戊庚壬陽日也柔
日乙丁己辛癸陰日也卜用龜筮用蓍吉事人情之所欲故

先近日喪事人事之所不忍故先遠日集孔氏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
襲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
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
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龜古作善

曰為日而下命龜筮辭假因也爾指箸龜也泰大中之大也

褒美龜筮為泰也有常言吉凶不僭也不過三不敢瀆鬼神

也不相襲不敢疑鬼神也猶與皆獸名二獸進退多疑人之

多疑者以之故謂之猶與弗非無非之者日而行事則必踐

之者卜日而行事則必踐用其日焦鄭氏陳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軫效駕奮衣由右上

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

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

車門閭溝渠必步騶勅丁反乘通諸反并必政

僕御車者也執策立馬前監駕車也展省視也輕轄頭轄也

效白於君也貳綏者僕登車後綏有二正綏君所執以登車

貳綏則御與車右所執以登車也跪乘者僕試車時君未出

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也執策分轡者御者六轡在手今以一

手執馬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也驅之五步

調試之也并轡授綏者并六轡置一手中以一手取正綏授

君使登車也左右攘辟君登車而使左右從者避之也車驅

而騶者君已登車而行左右疾趨從之也至大門而君撫止

御者令車右登車車右勇力之士立車之右以衛君備非常

者也門閭必步防衝突溝渠必步防傾仆步者古謂車右至

此下車而步新安王氏謂馬緩行為步○僕御君車其即有

五將駕車執策立馬前一也已駕展軫效駕二也先上車執

策分轡驅之五步三也君出就車并轡授綏四也車至大門

君撫僕手顧命車右就車五也呂

凡僕人之礼必授人緩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姑

僕人為大御車也故授登車者以緩然必御者降等乃受若敵射則主人宜謙而不敢受其緩又御者雖降等亦必撫其手少止之示若不敢受以示謙若敵射不受而御者必以授則當卻手從御者手下自拘取之示終不敢受也胡說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大門最外之正門○客車不入大門敬主人也婦人不立乘從安也犬馬不上於堂賤畜也呂

故君子式黃髮下鄉位入国不馳入里必式

式黃髮敬老也下鄉位尊賢也入国不馳則人不得而辟也入里必式先人之居在焉也合鄭氏呂氏說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奉君命而召雖所召者賤使者當親御之橫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菱子

菱猶言有所枝拄謂着甲而拜不利屈伸也晦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車葬之乘車曠左空神位也乘君之車者王者五輅君乘其一餘四輅皆臣下乘之不敢曠左君存惡空其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之位也集九氏呂氏馬氏說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進左後右使形微相背遠嫌也進右後左以相向而俯以敬

也合鄭氏孔氏說

国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效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

過轂国中以策彗郵勿驅塵不出軌奇居宜反雋惠圭反彗音遂勿音沒

奇車奇邪不正之車廣欬高聲大效驕矜驚眾雋規也車輪轉一周為雋策雋策取竹帚帶葉者晦庵云疑謂策之雋若今時鞭末韋帶耳今從其說蓋未必國中別易一策之帶竹葉者也卹勿搔摩狀謂以策微近馬軀不欲令疾馳車轍也○不廣欬為驕矜不妄指為惑眾立視五雋不至於逾遠式視馬尾不至於偏下顧不過轂不掩後人之私驅車卹勿不使塵飛示國中以氣象間暇也集補其方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齊則

齊牛祭牲也路馬君之馬也步路馬習之也齒謂量其年誅罰也○君敬宗廟臣敬君乘路馬必路馬教敬蹙其芻誅齒其年誅預遠不敬補

曲禮下第二

凡舉者當心提者當帶懸反

奉者承以二手提者挈以一手奉必仰手當心提必屈臂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音

衡謂與心平上衡則高於心弥敬綏之謂下於心提之又綏之下○人愈貴則執其器愈恭幼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罄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主器君之器也尚左手以為容以右手在下防失墜也車輪曳踵不舉足而如車輪之曳地而行也罄折身曲折如磬也倚謂佩附於身小僂則垂大僂則委於地此明持奉手足之儀及授受特禮臣當愈恭於君也本鄭氏

執玉其有籍者則裼無籍者則襲

左袒曰裼掩而不開曰襲。玉之用雖殊其有籍則一。礼言

有籍則裼無籍則襲何也。玉有以纁為籍有以束帛為籍纁

籍所以飾之束帛籍所以將之。此說特施於束帛之籍裼者

尚文與有籍相稱襲者尚質與無籍相稱。謝氏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弟士不名家相長妾

卿老上卿也。世婦謂兩媵次於夫人貴於諸妾。世臣父時老

臣姪妻之兄女媵妻之妹皆從妻來為妾者家相助知家事

者長妾士有二妾長妾當為姊。臣妾之長者不名別貴賤

也。蓋以礼敬之而不敢慢也。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称曰子

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称曰嗣子其不敢與世子同名。國

君與大夫之子不敢称予小子避嗣天子之稱也。大夫与士之子

不敢称嗣子避嗣諸侯之稱也不与諸侯之世子同名。避借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射男子之事古者人人能之偶不能則以疾辭不敢以不

辭負其新賤者事上云者謙辭言疾而憂無力負薪。謝氏補

侍於君子不願均主而對非禮也。顧望坐中不敢率爾先對。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

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因其俗之故常而行礼則不煩而易為力所謂國之故者言

其故之所自來比如有祖述特在乎謹修其法而審行之使不

失其故爾。游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

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

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

有列於朝謂已雖去國已久而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後也
詔猶告謂與卿大夫凶吉往來猶赴告也宗後大宗之後有
事反告于後不忘親也與謂起為卿大夫若本國已無列無
詔亦必仕於新國而後從新國之制厚之至也皆所以重其
本也用鄭氏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名父所命已孤更之不忍也謚者列平生德行作美號
暴貴不為父謚者子事父無貴賤忍為父謚似鄙父賤
非所以敬親也合鄭氏孔氏呂氏說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
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各於其時

張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筭側龜於君前有誅

插去塵也端正也幾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向故曰側

甫省視之○臣不豫事皆宜誅責此

龜筭几杖席蓋重素衫絺不入公門俗苞履扱衽厭冠不

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意白表一反初反

龜筭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所以坐蓋所以禦日

與兩皆燕安之具重素衣裳皆素衫單也衫絺俗肉露見為

不敬故不入公門苞薦也衽上衽孝子未成服之飾厭猶伏

也吉冠有纜有梁而喪冠無之曰厭冠皆喪具也故不入公

門畫謂條錄送死之物用方板書之曰書方衰謂喪服凶器

謂棺几謂臣妾有死於宮者不告於君則不以入公門

公事不私議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几家造祭

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立木養羊尚反於既反

家造大夫始造家事也犧賦古注謂以稅出牲胡氏謂總言牲爾竊意養犧牲所賦用之器具故總於家造次於祭器欽

粥賣也立家也○言礼者必以祭祀為先營宮室者必以宗廟為先造器者必以祭器為先始有田祿者必以祭服為先此言富貴首念祖先不粥祭器不衣祭服不斬立木此言雖貧亦堅忍而不敢違祖先謂用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覲已復還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

鞶履素箠乘髦馬不蚤鬚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

當梅三月而復服

緣悅從反鞶都芳反鞶莫音反鬚音毛蚤音爪鬚子反

鞶履無約之非約求俱反約之言拘用繪一寸屈之着履為

行戒也素箠以白狗皮為覆冬也髦馬不鬣落也蚤讀為爪

治手足爪也鬣剔治鬚髮也○大夫士失位去國無祿以祭

故以喪礼處之為壇位而哭衣冠裳以素輿馬不飾食不祭

內不御心喪之礼也以已無罪而說於人則君有罪矣君子

不忍為厚之至也此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

則還辟不敢答拜亦反

還辟遂巡也○嫌與君亢賓主之禮此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

則先拜主人

相見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先馬氏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非弔喪及見國君凡拜皆答又惟非其臣及男女則相答拜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卯

禮記鹿子○此明貴賤田獵不同皆禁及物位愈卑者禁愈嚴春方字乳之時尤在所禁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音

膳美食各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先祭肺馳道如今御路除謂除治草萊也縣樂器鐘磬之屬縣之而擊者也梁加食也

大夫食黍稷以梁為加○不祭肺不殺也不食穀藜而巳也不除道為妨民示簡省也祭不縣食不加梁雖飲酒而不用樂凡謂君大夫士皆為歲凶自貶損憂民也合鄭氏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玉謂佩縣謂樂器謂災患喪病○憂樂不相干鄭氏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私行謂以已事問其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雖士有獻皆所以達臣子共養君親之誠必請必告猶子於親出必告反必面止言告者不必有獻也君勞問必拜亦起敬也鄭氏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天曰柰何去宗廟鄭氏

也上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衆謂軍帥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臣民各止其君使勿去

忠厚之至也以社稷宗廟墳墓為言者皆指其所本也君之

有社稷受命於天子大夫之衆士之制受命於君故皆以死

守之也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

祭祀內事曰孝王其外事曰嗣王其臨諸侯眡於鬼神曰

天王其南眡之

眡古注致也呂氏曰眡於鬼神猶眡眡之相接然言交際也

方氏眡蓋田間道祭於眡謂之眡猶祭於郊謂之郊蓋若巡

守望秩山川也○君天下曰天子言天無所不覆也朝見諸

侯分人以職任人以政任人以功曰予一人謙抑自卑猶言

孤墮寡人也內事宗廟故云孝外事郊社故云嗣其為天子

名鬼神在諸侯竟內天子不親祀曰天王其甫者有司不敢

名君也呂氏

崩曰天王崩後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子登假借之廟立

之主曰帝後音

復始死時招魂辭遐遠也呂曰復至也猶詩謂來假在子亦

云登假於道先儒以假為遐音恐未然也立主曰帝同之天

神鄭氏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適嗣於初喪未忍即受天王之稱生死皆名之曰小子

王呂氏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后後也廣後嗣也后以配天子夫扶也扶持於君也夫人視

三公故名與諸侯之妃同婦服也服事君子也世婦視大夫

故各與大夫妻同妻齊也。准御有齊同之義也。御妻視元士，故各與士之妻同。嬪婦人美稱九嬪於宮，義視九卿位在世婦上。此在世婦下者，異代之制也。妻接也得接見於君子也。

孔氏 呂氏

天子建天官先六犬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此殷制也。殷人尚神，大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總謂之天官。大宰代天工者也，天宗掌事鬼神者也，大史掌正歲年者也，大祝所以接神，大士即周之司巫，所以降神，大卜主問龜，所以求神者也。又置地官以象地之五行，司徒之衆六

卿六遂也，司馬之衆六軍也，司徒之衆百工也，司寇之衆士師，司隸也，司士於周為夏官之屬，此別出司士為一官以掌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庶子之數所統亦衆也。而承之以六府六工，則變化養吾民者莫不備矣。六府與藏六者之入天二飭六者之材以為器，實功也。享獻也。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以獻於王，故謂之享。然則六府六工皆屬於五官者也。用鄭氏呂氏說補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伯長也。二伯為內外官之長，雖主治諸侯而處於內，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如周公左召公右，各主治其方也。二伯即唐虞之四岳，此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

殷人之制猶周官立三公三孤於六卿之上者也。擯者博辭於天子之人更者治事之稱謙辭也。天子謂之伯父伯舅，尊辭也。老者年長之稱亦謙辭也。公以爵稱君以位稱内外之辨也。用孔氏方氏呂氏而補其餘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牧養也。言能養一州之人實一州之長也。内之長五官者統為之長，外之長

九州者各為之長，稱曰叔父叔舅。次於内之伯也。侯其本爵君其臨本國之稱。集鄭氏孔氏方氏之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内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此謂九州之外之長也。故雖疆域之大爵不過子自稱不穀。

百請辭設猶長也不稱寡人辟中國諸侯也自稱王老祭中

之命以鎮乎四夷也。鄭氏呂氏劉氏

方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無方以其非大故曰小侯。於外曰子者稱之以爵出外則伸故也。自與其臣民言曰孤孤

者特立無德能之稱謙辭也。用方氏孔氏說葉氏以為附庸不。無子甲乙。之爵。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以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於豈反見賢。

袞狀如羿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九牖之間繡為斧文亦曰斧依。依即袞也。宁者正門内兩塾間曰宁於門外宁立

以待諸侯之至故曰宁宁即著也。當依而立秋覲也。秋主擊斂故入而當依諸侯一於北面不布散也。當宁而立春朝也。

春主發散故出而當宁公侯分於東西布散兩處也公位尊
故立於西以賓禮待也侯位卑立於東臣統於君也此方氏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
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盟也牲曰盟盟也

郤謂竟上閉郤之地會於此不以病主國之人也○遇不期
而會其禮略會期而會其禮詳又無事則聘聘問也誓約之
淺盟約之深盟非治世事也凡皆諸侯交鄰之禮以言春秋
之世本孔氏呂氏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臣君前之稱上言是指國言下言是指各言臣某侯某如曰臣齊
侯小白也寡人言敬德之人謙辭用孔氏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

曾孫某侯某通音

適子明其嗣孤明在喪外事謂社稷山川曾孫謂是父

祖重孫呂氏

死曰薨復曰某用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復曰某用呼其字以招魂冀復生也既葬見天子與請謚皆
曰類以非朝聘之常故謂之類如祀天而祔郊者曰類于上

帝之類故古注以類為象本陳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禮於使者
老以年長稱比於家臣之長亦謙詞本呂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賡賡庶人雋雋禮於禮

良反雋

穆穆雍容深厚貌濟濟修飾齊一貌賡賡翔舉舒揚貌雋雋
卑矣而不為容止之貌○凡形容尊者重且舒卑者輕且濂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死非反

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配義故以妃字冠之后有君道夫人有為小君而人事之義孺言屬婦言服妻言齊於孔氏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公侯賤於天子無后與嬪去上中降殺以兩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之時小童若云未成人婢之言卑於父母自名似亦主婦人而言各自幼各父母所名故不敢有他稱用鄭氏呂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

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童也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故諸侯之大夫於天子曰陪臣某士之其國名也某士如云晉士起也外謂他國使者自稱曰某以其為陪臣之使故所稱如此孔氏陳氏呂氏方氏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城同

姓名

此春秋傳凡例之說而漢儒祖之於春秋經不盡合補愚按

趙鵬飛春秋傳公二十五年衛侯燬城邢解云春秋城同姓者有矣未嘗名楚子夏蔡侯殺之此非同姓何以反名春秋

書名自有褒貶非謂城同姓也且書城其惡自著而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此傳授之誤而後世公之

曲禮遂曰諸侯共此名城同姓者蓋小戴禮多漢儒雜說其

書出於三傳之後有援春秋三傳而立文者如王制稱東夷

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彼見吳楚之強春秋皆書子尔而
北燕在北狄秦本西戎何以書伯此附春秋以立文而不合
者一也曲礼稱諸侯失地名彼見穀伯綏來朝鄧侯吾來朝
傳曰矢地之君也而邲伯來奔郟子來朝傳亦曰失地之名
何以不名此附三傳以立文而不合者二也又稱天子不言
出彼見天子居于狄泉不書出而天王出居于鄭何以書出
此附春秋以立文而不合者三也又曰諸侯不生名彼見蔡
侯考父鄭伯寤生之類皆卒而稱名而衛侯朔鄭伯突何以
未死而書名此附春秋而不合者四也又曰諸侯未及期相
見曰遇彼見傳釋書遇之說曰遇者不期也而公會衛侯于
挑丘弗遇亦可謂未及期乎又曰相見於郟地曰會彼春秋
之會無常地因曰郟地而會于齊于宋亦郟地乎况春秋會
遇非治世之礼非周礼所謂因朝而會遇者也特侯度不謹

時出以謀其私而豈可以春秋諸侯會遇為法哉此附春秋
而不合者五也其他固不殫幸今衛燬城邢而曲礼幸以為
典訓又誤之大者

為人臣之礼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
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君臣義合不可則去父子天合不可逃號泣而隨以冀
改悟孔氏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
慎疾也

疑人必於其倫疑反

疑猶比倫猶類不以其類則義疑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

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若于數未定之辭。孔氏謂若如也。于求也。言事不定常如此求之也。方氏謂于猶數也。數其多少。故曰于方約其數。故曰若御射御之御。古註以為主其事。典謁。典主請謁。○天子不可斥言。故言衣之長短。則知其年之長幼。國君以下皆言其能。凡皆謂幼小。新立遠人未知而有問者。設

本亦氏言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數地以對。畜以對。畜以對。畜以對。

有宰謂有采邑之宰。食力謂食民之賦稅。○數地以對。山澤

國君制賦有常。惟山澤所產無常。故數其所出以對。曰有宰見其不親。猥務曰食力見其不爭。民利曰祭器衣服不假見其不侈於奉已。而厚於奉先。士以車數見命賜之厚。庶人數畜見畜牧之勤。君子不苟於求富。問對之間有深意。寓焉。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禘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禘。大夫祭五祀。歲禘。士祭其先。

四方句芒在東。祝融在南。厚收在西。玄冥在北。方祀各祀其方。五祀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謹常祀而毋瀆禮。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索於白反

犧純毛肥養於滌索求得而用之以肥則不必犧索取具而已又不必肥以羊豕者或以羊或以豕鄭氏方氏說補豕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所以嚴宗廟合族屬也

九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肥腍羊曰

柔毛雞曰翰音大曰羹敵雉曰疏趾克曰明視脯曰尹祭

橐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鄉合

梁曰鄉苴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本鹽曰鹹雉玉曰

嘉王幣曰量幣禮徒忽反量音亮

元頭也武迹也膾充貌也翰音飛鳴也羹敵者大下牲其形

声不足言羹之而敵則大之肥也疏趾者雉肥則兩足疏開

也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自牛至兔八物皆取上肥

尹祭者脯截截方正而用之尹正也商祭者乾魚商度火滂

得中而用之彘乾也脰祭者鮮魚煮熟直陳之也合食言氣

言軒菜言實蔬言苗大鹹曰醢量者度量○禽獸之祗以肥

膾為美魚腊鮮橐以得宜為美水與酒以清潔為美黍稷稻

梁以馨香明潔為美韭以苗之盛為美鹽以味之厚為美玉

以不瑕為美幣以可制為美祝辭皆至其美而言言於物不

敢不盡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

牀曰尸在棺曰柩音

崩者若天形墜下之名薨者崩之餘声卒終也全而歸之

義不祿傷其不幸之辭死之言漸精神漸盡死木尊卑之所

同尊者曠褻而異其名至賤人窮矣不可有異名而直曰死

尸陳也柩究也合鄭氏說

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冠曰兵

隆落也鳥飛物死則降落墮謂相染漬而死兵者死於寇難之稱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辟亦反

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皇君也尊之有君道考成也言德行之成也妣比於考辟法夫者妻所取法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孀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謝反

續婦人有法度者之稱蚤死曰短中絕曰折○生主親死主敬老而死則死也少而死不幸用兼補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九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傾則姦音切

拾交頷也綏視下於面上於袷視平面向○視以下為柔夫

子至尊故臣視之目不過袷國君則上於袷大夫平視

可旁視五步九視仰則教俯則憂傾則心不正音切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

朝身以

肄習也言議也官公家府九府庫武庫朝朝廷○肄習所行之上各有其處志無所分政無不幸音切

朝言不及大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朝者人臣早見君之稱受朝之所必有廷故謂之朝廷固謂野陞○朝言惟在政朝事惟敬在君朝言無所不用禮音切

氏鄭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大饗冬至日祀天夏至日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掃地而

祭陶匏枯席故不饒富

用呂氏說方氏謂饒賓客無謂饗明堂

凡執事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執事匹童子

委執事而退野外軍中無執事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執事俱榛

脯脩棗栗

執事音至匹依注音也

饗至也以物告至也鬯釀黑黍為酒芬芳調暢也圭者玉有

圭有璧圭銳以象天之用璧圓以象天之躰諸侯惟公侯伯

用圭不言璧該之也纓馬之拾射驪矢箭也相白石李脯曝

肉脰肉加薑桂乾之○天子無客禮惟用鬯於鬼神以告至

諸侯執圭朝王及相朝聘以表至羔羊群而不黨卿執之鴈

飛翔有列大夫執之雉以死守士執之匹為鷩之不能飛騰

庶人執之童子之執束脩委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

中或纓或拾或矢隨所有婦人惟初嫁有執以見舅姑俱榛

取其循法度脯脩取其治已齊家棗栗取其夙夜在公而謹

簡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

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

以為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鄭氏曰呂氏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

灑鄭氏曰報反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不敢以抗

懼自期願備膳安之數謙辭也於諸侯惟酒食是議於大夫

願為簋鬯妾愈降愈自卑備者備其乏凡皆致女於人之辭

鄭氏曰方氏

黃氏日抄卷之十四

國

不
自
分
立

